

出事了

目 录

第一章	杯弓蛇影.....	(1)
第二章	我工作的办公室	(10)
第三章	我老婆不高兴	(74)
第四章	我女儿不高兴.....	(132)
第五章	小儿子的烦恼.....	(240)
第六章	那不是真的.....	(414)
第七章	困境无法摆脱.....	(569)
第八章	我儿子不和我说话了.....	(628)
第九章	谁也不知道我干了些什么事.....	(647)

第一章

杯弓蛇影

一望见紧闭的门，我就立刻神经质地紧张得要命，即便在上班的时候也是如此。虽说我如今在工作单位干得很顺利，可是只要一看见闭着的门，我就怕得要命，觉得门背后是在闹鬼，会加害于我。每当我通宵达旦地酗酒或是玩过女人之后……或者仅仅因为神经衰弱整宿失眠之际，我简直能嗅出那灾难的气息悄悄地爬上结霜的玻璃窗向我涌来，我会吓得手心出汗，尖声怪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样，这准是以往我出过什么事。

也许就是那天：因为喉咙痛，发高烧，我出人意料地提早回家，撞见了我爸妈躺在床上，从此便使我对门产生了恐惧心理，使我害怕敞开着门，也疑心紧闭的门。也许因为在童年的后期，我知道我们家穷，所以我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也许是我爸死去的那天，使我感到心虚和丢脸，因为我以为自己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爸爸的孩子。也许是由于我很早就意识到我的两肩永远不会变宽，永远不会有发达的二头肌，块头儿、身高和胆量今生今世都没法达到国家足球队队员或者拳击冠军的标准了；而且还有，当我意识到在一生中不论要干什么事，我身边却总有那么

一个人比我强，这也常常令我自悲自叹，沮丧不已。也许是因为曾经有过一天，我推开另一扇门，看见我大姐赤身裸体地立在浴室中白瓷砖砌的地板上擦干身子，她明知道自己没插上门，我才冒冒失失地撞进去看见她的，可她反倒冲我大喊大叫，我让她给吓坏了。

我还记起一件事，现在我觉得倒是怪有意思的，因为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我无所事事走进了我们家住的那幢红砖公寓后那个堆煤的旧木房，发现我哥和比利·福斯特的皮包骨头的小妹妹一块儿躺在地上。这个小丫头只不过和我同岁，和我在小学上同一班。那天我本来是到煤房去安装我的小手推车的。前些日子我从垃圾桶附近捡到一辆破烂的婴儿车，我打算把那几个轱辘和车轴敲下来，装到我想用一块长板和原来装甜瓜的板条箱制作的小推车上。可是一踏进这个黑暗的屋子就听见阵阵微弱的扑腾声，而且就在这当儿我感到像是踩在什么活生生的东西上，甚至嗅见迎面扑来的尘土的气息，我吓了一跳。不过当定睛看清那原来是我哥哥和一个人躺在阴暗的角落里，我宽心地笑了，我又觉得有了安全感，便冲我哥说：

“嗨！原来是你，埃迪^①，你在干什么哇！”

想不到他却对我大嚎一声：

“给我滚出去，你这狗崽子！”说着便捡起一块煤向我扔过来。

我轻轻地哼了一声，眼泪汪汪，赶紧逃命。我逃到灿

①埃迪，爱德华的爱称——译注

烂灼人的阳光底下，不知所措地在我们家门前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心里实在纳闷，也不知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事，惹得我哥哥冲我发那么大的脾气，骂我骂得那样难听，还用那么火的一块煤砸我。我拿不定主意，究竟是该跑掉，还是该呆在这儿等着。我实在太内疚了，所以不愿逃跑，可又害怕得不敢留在那里等着接受我应该得到的惩罚。不过既然无法作出决定，也就只好呆在房前的人行道上发抖，一直等到旧煤房那扇又大又重的木门向我吱吱嘎嘎地打开。他们两人从那裂开的大黑口子慢慢地走了出来。我哥哥得意洋洋地走在她后面，他瞧见我的时候冲我笑了笑，使我心里觉得好过了一点。这时我才注意到，原来走在他前面的那个女孩子就是比利那个又高又瘦的小妹妹。她在学校，字倒是写得不错，就是拼写、地理、算术这几门功课不灵，尽管测验时作弊，总也上不了70多分。我看见他们在一块儿真是惊奇万分，我连想都不曾想到，我哥哥竟然会认识她。她搭拉着眼皮向前走着，假装没看见我的样子。他们慢慢地走近我了，每挪动一步都要费好长时间。她很生气，一言不发，我也没有作声，我哥在她身后向我挤了挤眼，用夸张的手势提起裤腰。我从来没见过他走得这样自鸣得意，顿时觉得非常反感，看见他那么反常，我感到很不自在。不过他冲我挤眼令我异常感激，所以我快活得扭动着身子，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我完全放心了，我说：

“嘿！埃迪，你们在里面干什么事了，是出事儿啦？”

他笑着回答：“噢，是的，是出了点儿事，不错，咱们是干了点儿事吧？杰拉尔丁？”他傻笑着，用胳膊肘轻轻地

捅了捅她的臂膀。

杰拉尔丁躲开他，脸上闪过似怒非喜的笑，然后低着头，从我们身边走了过去。她走后我哥对我说：

“别告诉妈！”

他知道，只要他叫我别告诉妈妈，我就决不会告诉她的。

事后，当我在想象、描绘和细细揣摩当时的情景（我经常回首往事，而且回忆的次数越来越多之时我仍旧在想象中描绘和揣摩这回事），在旧煤房地板上可能发生过的、没有经验的、令人心痒难熬的紧张和亲热的种种举动。比利·福斯特的小妹妹比我还小几个月，骨瘦如柴，还长着两排大牙，一点也不漂亮。当我想到我哥竟和她发生关系时，我无法想通，惊异得几乎要叫出声来。

那时候我很想知道他们去煤房的地板上干的那桩事的种种细节，可是我一直没有那么大勇气开口去问，尽管我哥哥在世的时候对我一直很好，性情和蔼也乐于助人，可我还是不敢问。

现在对好多事我都不去深究了，真的，我以为还是不知道为好（尽管我和妻子作为父母有责任查究）。比如我那十几岁的女儿去参加聚会从事的是什么娱乐，抽的是哪个牌子的香烟，服的是哪种颜色的药丸或胶囊，对于这类事我还是不闻不问为好。有时街上警车云集，我也不想知道这是为什么。虽然他们应召按时准确无误地到达指定地点去执行命令使我觉得高兴。一旦有辆急救车开来，我也最好以不知它为谁开来为妙。要是孩子淹死了，被掐死

了，让汽车或火车压死了，我也不想知道，他们是谁家的孩子，因为我总怕到头来发现原来那是我的孩子。

我对医院也同样反感，对各类患者也都疑惑讨厌。我竭力避免到医院探视病人，因为我不敢冒这个险，那就是怕在推开单人病房或双人病房门时看到我事先毫无思想准备看见的可怕景象（我永远也忘不了头一次在病房里感受到的惊悸，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一根橡皮管经过还留着斑斑血迹的鼻孔穿入人体。橡皮管是棕黄色、半透明的）。若有亲友、同事心脏病发作，我从来不去探望，不愿看到他们的情况，因为随时都可能有发现他们已经死了的危险。于是我又竭力避免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谈话，除非我和一个人核对过，而且这个人已经和他们交谈过，能够向我保证，诸事不会比以前更糟。这一来便使我和亲友的关系相当紧张（甚至包括我和妻子的关系在内，因为她经常询问患病亲友的病情，并携带礼物到医院去探视）。不过我对此毫不在乎。我就是不愿和家里有诸如丈夫哪、父亲哪、妻子、母亲或者孩子快要病死的那些人谈话，即使我对那个垂死的人本来感情很深，我都不愿意向他的家人打听他的情况。

不过，有一次（哈，哈）我知道有一个熟人确实是死了之后，就在当天鼓足勇气，假装对此一无所知，打电话到医院询问病情。我挺好奇，很想知道当医院通知我一个熟人已经病故时我会有什么样的心情，我很想知道医院对此如何回答。我一心要知道医院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技巧，简直到了心痒难熬的地步，他们是说这个人已经死了，还是说已经故世，已向死神报到，已经辞世，或者用

寿终止寝一词（就像说一份杂志的订单或者一张旧图书卡已经期满失效一样）。可是那在医院接电话的女士的回答却令我吃惊，她说：“某某先生已不在患者名单上。”

我是鼓起勇气，而且是鼓足勇气，才打了这个电话的，所以当我挂上话筒的时候，全身竟哆嗦得像一片树叶。我兴奋，高兴得心直跳，为我的九死一生而庆幸。因为从我一张嘴，从我拨动第一个号码起，我就想象到医院接电话的那位女士对我想打听什么知道得一清二楚，她通过这根电话线可以见到我，而且看穿了我的心，她本来可以照直说，但却没有那样做，只是按照规定她回答的方式回答，让我安然脱逃（那是不是一个用录音机录下来的回答呢），我一直也没有忘掉这老练圆滑的应对方式：

“某某先生已不在患者名单上。”

某某先生既然已亡故，就不再置身于活人之列，自然也不再在患者名单上，我也就不得不在3天后出席他的葬礼。

我讨厌葬礼，简直深恶而痛绝之，因为在葬礼中总有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东西，我尽量避免出席任何葬礼（特别是躲避出席自己的葬礼，哈哈）。在我不得不出席的葬礼上，我尽量不与任何人交谈，只是攥紧手心，装出不胜悲痛的样子，有时我一直低垂眼帘，双唇念念有词，学着在电影里我看见过的人所作出的那副模样。除此之外，我不相信自己还能干点什么。既然不知道人逢丧事我该说些什么话才算得体，所以唯恐自己一张口就会说错话。的确在我无从控制或预见的那些棘手的情况下，我确实无法让自己干出任何事来，即使当时要我换根保险丝，或者是换

个灯泡，我也不会高兴去做。

的确，我的内部有个地方是出了点毛病，使我失去了信心和勇气，使我害怕发现和变化，对每桩可能发生的未知的事情产生恐惧心理。我不喜欢任何意料之外的事，要是事先人们不通知我就将室内家具陈设的布局稍加变动（即使是办公室内的家具），我就像当面挨了一个耳光，或在背后被人捅了一刀。我厌恶各种突如其来，种种意外常常使我气恼不快，即使人家出于要使我喜出望外而干的那些意外事情，其结果也是使我在回味时不禁伤心难过，自怜自悯，使我产生一种感觉，觉得自己是被有计划地利用来让他人开心，觉得有一桩秘密瞒过了我，有一件把我排除在外的阴谋得以实现（我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我厌恶与任何人发生摩擦冲突（不过和我们家里的人冲突除外）。生活中每日都有数不清的小摩擦，在应付这些摩擦时我再也无法不感到非常痛苦和万分屈辱，今天和一个多收了几文修理费的修理工争执不休，明天又得对电话公司业务部那些油滑不堪的职员之一提意见，打口舌官司（我宁可自己受骗）。还有，在我被晋升为公司副经理和挣够钱从市内迁到康涅狄格州自己的房子以前，当耗子跑进我的公寓时，我与耗子的冲突（我顶讨厌康涅狄格那地方）。

我不知道对耗子该怎么办，因为我从来没见过耗子，只有清洁女工看见过，或者是让她看见过。有一次我妻子认为她看见过，有一回我的岳母几乎肯定自己看见过，没过多久耗子就消声匿迹，离开我的公寓了，再也不出来了。我甚至不敢肯定是否确实有过耗子，我们不再谈论它

们，它们似乎已经搬家了，就像根本就不曾有过什么耗子似的。它们都是些小耗子（据全部足可信赖的叙述如此声称），是从盖暖气的铁花格的小窟窿里钻出来的。只要我听不见看不见，我就对耗子不太介意，虽然我常常会发现自己在支着耳朵谛听有没有它们的动静，而且有时我还确信自己听见是有耗子。它们使我妻子浑身起鸡皮疙瘩，竟至于惶惶然不可终日，她让我想点办法对付这些小动物。

于是每天晚上我得到处安放鼠夹。每天早上当我妻子、孩子们全体提心吊胆小心翼翼躲在我身后张望时，我则得打开每个壁橱、碗橱，还要窥视每一张沙发、每张床和放在墙角的扶手椅后面，看看是否那儿躺着什么令人惊诧的、丑陋的、令人作呕的意外东西，来帮助我开始这特别的一天。即使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也算是一桩震惊的意外事，因为每逢这种时候，我们全家人围住我站着，令我心烦，他们个个严肃专注，悬念重重。我的两个孩子一开始就神经高度紧张，吓破了胆，另一个孩子脑子有缺陷，什么事也不懂。即使在当时我实在难以断定我是否有那么喜欢这伙家人，以至希望他们这样一个个都紧紧地围在我身边。

每当我打开各种柜门检查鼠夹，或者往家具、火炉、冰箱后面张望的时候，从不知道这次我会发现什么。我怕看见死耗子。因为鼠夹夹着死耗子，就得由我去把它们弄走。我又怕逮不住耗子，因为如此一来，这个可憎的仪式——安放和检查鼠夹就将夜复一夜日复一日无限期地重复下去，天晓得像这样要干到哪年哪月。而我最怕的情景是：一打开厨房门就发现一只活耗子蹲在黑暗的角落里，

在我的暗中监视下踌躇着，然后出其不意地蹦跳起来，从我以之为武器的杂志筒下蹿过去，而那杂志筒本来在我手心里已攥出汗来。呵，上帝！如果真的发生了那类情况，我会竭尽全力痛打它，我会用尽全身力量照着它打过去，狠狠一下就把这可怜家伙打死。不过我也知道我不能一下把它打死的，只能把它打瘸。然后它躺在我面前用那几条断腿继续挣扎，虽说我不愿意，但也不得不举起厚厚的杂志卷儿冲它打了又打，直到完全打死为止。

每天清晨，由于可能会在打开的每一扇房门后发现活耗子，这一点使我恶心，使我战栗。我并不是怕耗子本身（我还不至于愚蠢若是），不过一旦果真发现一只，我自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二章

我工作的办公室

在我工作的办公室里我怕 5 个人，这 5 个人的每一个人分别又怕 4 个人（重复的不算），一共是 20 个人，这 20 个人中每一个又怕 6 个人，总共是 120 人，他们每人至少让 1 个人害怕。这 120 个人的每 1 个人又害怕其余的 119 位，而所有这 145 人又都怕 12 个人，这 12 位是公司的最高领导，是他们协助了公司的兴建，目前经营着公司，这家公司归他们所有。

现在所有这 12 位均年事已高，流逝的岁月、成就与野心耗尽了他们的精力，很多人在这儿了结自己的一生。当我在过道里碰见他们（像是死人）时显得友善、迟缓、心满意足。当 they 与别人乘坐公共电梯时又总是那么彬彬有礼、沉默寡言。他们不再努力工作，（只是）召开会议，提升下属，允许别人在他们拟定、发布的通告上签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没有一个人确实弄清楚了谁是公司的真正的管理人、经营者（甚至连那些授权管理公司的人也不例外了），而公司却在营业，有时这 12 位领导间或也为政府工作，却似乎缺乏作出更多贡献的兴趣。他们当时有两位认识我，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因为我过去曾经帮过他们

的忙，虽然我敢断言他们不知我的名和姓，也承蒙他们还能记起我。他们看见我总是照例笑笑说：“你好！”（我也照例点头回答：“好！”）既然我与公司的这12位最高领导少有接触、很难见面，我并不真正怕他们，而让我害怕的大多数人都怕他们。

几乎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害怕公司里的其他一个什么人，这使我有时想起很久以前的一段经历。那时我是一个畏畏缩缩的男孩，在一家车祸保险公司工作，在耶格夫人负责档案后，我的工作是将汽车事故报告单整理分类归档，耶格夫人天天威胁我们，说是要把我们全部解雇。她是一个身材魁梧、过于自信的女人，从不怀疑自己的偏见是否明智，她的亲切、和蔼又令人恶心、反感。在那办公室的西联牌大钟下，坐着一个伶俐的姑娘，年纪比我太点，她叫弗吉尼亚，她经常跟我说些不堪入耳的下流话寻开心，（“我叫弗吉尼亚，简称弗吉^①，处女当不长哪，哈，哈。”）她劲头十足，直接了当，总是没完没了地嬉笑、逗弄（不管怎样，对我是如此），我当时年幼无知沉默寡言，竟不明白她并非玩笑（上帝啊——她过去惯常让我在什么地方为我们俩开一个房间，我那时却什么也不懂。现在我想她实在俏，虽然我记不清当时我是否也这样认为。可我那时确实喜欢她，她把我弄得心里怪痒痒的。她的父亲几年前自杀了）。公司里发生了很多事，我却什么都不知道（弗吉尼亚亲口告诉我，一天晚上一个已婚男人、权益调停员先用小汽车带她出去兜风，然后就执意要

①Virgin，意思是处女。——译注

强奸她，并威胁她说否则就把她扔到公墓旁，她假装哭起来对方才罢休)。记得在公司里我也怕开门，即使某位律师或调停员让我去取一份重要文件或三明治也如此。我不知道是先敲门呢？还是径直走进去，是恭恭敬敬地先轻轻敲门呢，还是大声急拍，大声到让人即刻听见让我进去。不管用哪种方法我都会碰到不耐烦的表情（或者说我感到如此，我不是到得太早就是太迟）。

耶格夫人欺侮我们，过不多久我们管档案的人几乎全走光了。年纪大点的参了军，加入陆军或海军，其余的人也去找好点的工作。我也离开那儿去找别的工作，结果却是更糟。让人注意到我准备辞职是需要勇气的。事情总是这样（几天来我把我的辞职书背了又背，给自己鼓气准备讲出来，而且就对我离职提出的指摘性问题考虑了系统的重要的正当的答复，其实无论是耶格夫人或是别人都不屑于提出那些问题），我惧怕老板们，不敢径直朝他们走去，不敢正眼瞧他们，没有勇气谈出正确的见解，与之抗衡，即便我知道自己是正确而安全的也不敢（我永远也不能获得自我安全感），我就是不相信安全这码事。

这就是我从高中毕业（或准予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我 17 岁，那位比我年长、伶俐的、卖俏的坐在西联钟下的姑娘弗吉尼亚才 21 岁（现在看来太嫩了，至少年轻了一两岁，即便对我来说也是如此）。——自从我工作以来不管在干什么一直总是提心吊胆，心里琢磨着我马上就要让人解雇了。其实我在工作中从来没被解雇过，相反我得到的是快速地加薪晋级，因为我通常是非常机灵的，（开始时）掌握事物又快。可是一种失败的情感，即

将大祸临头害怕当众出丑的感觉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现在，即便在工作中我尽量不树敌，活儿一直干得出色，也摆脱不开这种情感。这一切只是由于我无法确切地了解所有紧闭的门背后正在发生什么事。这个公司各层楼上办公室的门后，世界上其他办公室的门后，人们可能正有意无意地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而这一切有可能导致我的彻底毁灭。有时我甚至用种种不祥的揣测折磨自己。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联邦调查局、国家税务署已经诡秘地调查了我好几年了，现在包围圈已缩小，我行将被捕。这原因不是别的，只由于我暗地里同情开明人士，经常投票赞成民主党的作为。

我有一种感觉：我附近的一个什么人很快就会发现我的什么事，而那就意味着一切都完了，虽然我想象不出那是一件什么样的事。

在平日业务工作中，我怕格林，而格林也怕我。我之所以怕格林，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所在的部门是他的下属单位；格林之所以怕我，又因为销售部的大部分工作由我部门负责，销售部的重要性又甚于彼，更何况我与销售部安迪·凯格等人的关系又甚于他和同事们的关系。

间或格林流露出对我的怀疑情绪，他不时地向我明确表示由我部发向其他部门的每份文件得由他先过目。我知道这并非他真实意图，他也不是真想看这些文件；他自己业务如此之忙，如何得闲对我的全部文件予以关注，而我也不愿意用我许多文件去占用他的时间，还是不要延宕，先越过他，让急需它们的人（或者我认为他们急需）先睹

为好，我部门所做的大量工作皆系日常琐事，可当外部门赞誉我部某些工作时，格林竟至于大为惊恐，如果这些工作他以前未闻未见，他更气得满脸通红（即使他见过，只不过事过之后忘了，他的怒气也不会减少分毫）。

销售部门的人喜欢我（或假装喜欢我），他们不喜欢格林，这些格林是知道的。他也知道他们冲我非议他，抱怨他。可他却装着对此一无所知、毫不在乎的样子。他不喜欢销售部门的人，我也不喜欢他们（可我装着喜欢他们的样子）。格林通常不作努力与销售部门的人改善关系，而率直地表现出对对方的蔑视或避而远之，虽然他也担心会在那儿带来与日俱增的敌意。格林还痛苦地担忧公司业务部门会在不久的将来将我部从他的部门里分割出去而转入销售部门。对此他已愁了18个年头。

在我工作的部门里有6个人怕我，有1个小秘书，他怕我们所有的人。还有1个为我工作的人，他谁也不怕，甚至连我也不怕，我想尽快地解雇他，可我怕他。

我常想，肯定有不少收发员、男女勤杂人员、存货保管员、联络员、不同年龄的各类助理员怕公司里的每一个人。可是在我的部门里却有一个打字员，她渐渐变得古里古怪，疯疯癫癫，让我们大家都怕她。

她叫玛莎，我们最大的恐惧是怕她在平时9~17时上班时间发病。但愿她在周末、我们不和她在一起的时候发病。我们本该打发她，现在还还为时不晚，但没有这样做。她该被解雇的，可没人愿意这样。即使格林也不愿意。格

林本是以解雇人为乐事的。虽然他受不了，讨厌她那副样子，目睹每一件玛莎的物品（表明她仍呆在他那部门）都会大发其火，也不愿意解雇她，以免导致她彻底垮下来（正是他在一次草率的面谈之后决定雇用她的，她是人事部门一个负责招聘打字员的妇女竭力推荐的人物）。和我们大家一样，他竭力装出她不在那儿的樣子。

我们像猫一样轻手轻脚地从她身边走过，仔细地观察着，等候着那最后决定性的一瞬，她最终疯了——尖叫或不省人事，张牙舞爪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疯了，得让人送走，或者吓得神志昏迷。我们疑惑，心神不安，不知现在离那决定性的一瞬还有多长时间。

奇怪之极，她对自己的工作倒显得挺满意，比我们任何人对自己的工作好像都开心。她的思绪从现有的工作飘忽到令她适意的所在，她的目光越过打字机上的卷轴凝聚在距她半米多远的那堵空墙上，她微笑着，满意地喃喃低语，忘记了一切，忘记了她在哪儿，她是干什么的，现在她准备打哪一页。遇到这种时候，如果可能我们就从身边走开或者背转身去，对她不加理睬。我们每人都希望别的人在她一开始出声发笑的时候就说点什么做什么对她予以制止。遇到我们实在无法再忍下去了，只得客客气气地把她请回我们的办公室，轻言细语地提醒她，语气中全不带一点儿责备。我们感到如果她意识到自己的作为，意识到她可能马上要发疯，就会引起她的惊愕与狂乱的。另一些时候，她又显得极其紧张不安，令人目不忍睹，因此人们不敢跟她在一起，大家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她、体谅她。格林曾向人事部门的领导抱怨这件事，但人事部门不想解